

作家自选集系列

韩少功

作品自选集

漓江出版社

● 语言表层和精神内涵充斥着生命质的实验性表达

● 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所体现的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关注

● 富于哲学思辨智慧的散文随笔对人生价值的深情叩问

作家自选集系列

韩少功
作品自选集

漓江出版社

韩少功作品自选集

韩少功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柳州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 插页 3 字数 371,000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平: 1-8000 册

精: 1-2000 册

ISBN 7-5407-2051-4/I·1279

定价: 平: 17.00 元 精: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李永平

目 录

· 小 说 ·

归去来	(3)
蓝盖子	(19)
雷祸	(29)
诱惑	(40)
史遗三录	(51)
北门口预言	(56)
领袖之死	(65)
鼻血	(76)
人迹	(88)

那年的高墙	(95)
谋杀	(101)
余烬	(118)
山上的声音	(132)
暗香	(144)
爸爸爸	(158)
女女女	(198)
昨天再会	(250)
红苹果例外	(300)
鞋癖	(327)

· 散文随笔 ·

文学的根	(353)
记忆的价值	(360)
灵魂的声音	(363)
作揖的好处	(368)
伪小人	(372)
阳台上的遗憾	(376)
南方的自由	(379)
无价之人	(382)
圣战与游戏	(387)
在小说的后台	(389)
多义的欧洲	(395)
夜行者梦语	(400)

性而上的迷失	(410)
佛魔一念间	(424)
心想	(437)
世界	(454)
完美的假定	(473)
然后	(489)
海念	(494)
母亲的看	(498)
四月二十九日	(501)
 附录	 (503)

小说

归 来

很多人说过，他们有时第一次到某个地方，却觉得那地方很熟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我也得到这种体验。

我走着。土路一段段被山水冲洗得很坏，留下一棱棱土埂和一窝窝卵石，像剥去了皮肉，露出一束束筋骨，一块块干枯了的内脏。沟里有几根腐竹，有一截烂牛绳，是村寨将要出现的预告。路边小水潭里冒出几团一动不动的黑影，不在意就以为是石头，细看才发现是小牛的头，鬼头鬼脑地盯着我。它们都有皱纹，有胡须，生下来就苍老了，有苍老的遗传。前面的蕉林后面冒出一座四四方方的炮楼，冷冷的炮眼，墙壁特别黑暗，像被烟熏火燎过，像凝结了很多夜晚。我听说过，这地方以前多土匪，什么十年不剿地无民，怪不得村村有炮楼，而且山民的房子决不散，互相紧紧地挤靠着，都厚实，都畏缩，窗户开得小眉小眼的，又高，盗匪不容易翻进去。

这些很眼熟，也很陌生，像平时看一个字，越

看越像，也越看越不像。见鬼，我到底来过这里没有呢？让我来推测一下吧：踏上前面那石板路，绕过芭蕉林，在油榨房边往左一折，也许可以看见炮楼后面一棵老树、银杏或者是樟树，已经被雷劈死了。

片刻之后，推测果然被证实了。连那空空的树心，树洞前有两个小娃崽在烧草玩耍，似乎都在我的想象之中。

我又怯怯地推测：老树后面可能有栋矮矮的牛房，房前有几堆牛粪，檐下有一张锈了的犁或耙。当我走过去，它们果然清清楚楚地向我迎来！甚至那个歪歪的麻石春臼，那白底的泥沙和两片落叶，也似曾相识。

当然，想象中的石臼里是没有泥水的。但细一想，刚下过雨，屋檐水不应该流到那里面去吗？于是，凉气又从我的脚跟升上来，直上我的颈后。

我一定没有来过这里，绝不可能。我没得过脑膜炎，没患过神经病，脑子还管用。也许是在电影里看过？听朋友们谈过？或是在梦中……我慌慌地回忆着。

更奇怪的是，山民们似乎都认识我。刚才扎起裤脚探着石头过溪水时，一个汉子挑着两根扎成 A 字型的树，从上边来。见我溜溜滑滑，就从路边的瓜棚里拔出一根干树枝，丢给我，莫名其妙地露出一口黄牙，笑了笑。

“来了？”

“嗯，来了……”

“怕有上十年了吧？”

“十年……”

“到屋里去坐吧，三贵在门前犁秧田。”

他屋在哪里？三贵又是谁？我糊涂了。

随着我走上一个小坡，一片檐瓦门庭在前面升了起来。几个

人影在地坪中翻打着什么，连枷摇得叭叭响，几下重，又有一下轻。他们都赤脚，蓄寸头，脸上有棕色的汗釉，釉的边缘残缺不齐。日光下一晃，颧骨处的汗釉有一小块反光。上衣都短短地吊着，露出软和的肚皮和脐眼，裤边也松松地搭在胯骨上。只有发现他们中的一个走向摇篮开始解怀给小孩喂奶，又发现都挂了耳环，才知道她们——是女人。有一位对我睁大了眼。

“这不是马……”

“马眼镜。”另一个提醒她。觉得这个名字好笑，她们都笑了。

“我不姓马，姓黄……”

“改姓了？”

“没改。”

“就是，还是爱逗个耍方啊？哪里来的？”

“当然是县里。”

“真是稀方客。梁妹呢？”

“哪个梁妹？”

“你娘子不是姓梁？”

“我那位姓杨。”

“未必是吾记糟了？不会不会，那时候她还说是吾本家哩。吾婆家是三江口的，梁家畲，你晓得的。”

我晓得什么？再说，那个什么又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似乎是想去找她，却来到了这里。我不知自己是怎么来的。

这位大嫂丢下连枷，把我引进她家里。门槛极高，极粗重，不知被多少由少到老的人踩踏过，坐过，已经磨得中部微微凹了下去。黄黄的木纹，像一圈圈月光在门槛上扩散浸染开来，凝成了一截化石。小娃崽过门槛要靠爬，大人须高高地勾起腿才能艰难地倾着身子拐进去。门内很黑，一切都看不清楚。只有一个高高的小窗眼漏下一点光线，划开了潮湿的黑暗，还有米泔和鸡粪的

气味。好半天瞳孔才适应过来，可以看见壁梁上全是烟灰，还有同样苍黑的一个什么吊篓。我坐在一截木墩上——这里奇怪地没有椅子，只有木墩和板凳，老妇和少妇们都叽叽喳喳地挤在门边，喂奶的那位毫不害羞，把另一只长长的奶子掏出来，换到孩子嘴里，冲我笑了笑，而换出的那只还滴着乳汁。她们都说了些奇怪的话……“小琴……”“不是小琴。”“是吧？”“是小玲。”“哦哦。小玲还在教书吧？”“何事不也来耍耍啊？”“你们都回了长沙吧？”“是长沙城里还是长沙乡里？”“有娃崽没有？”“一个还是两个？”“小罗有娃崽没有？”“一个还是两个？”“陈志华有娃崽没有？”“一个还是两个？”“熊头呢？找了娘子没有？”“也有娃崽了吧？一个还是两个？”……

我很快察觉到，她们都把我错当成一个既认识什么小玲也认识什么熊头之类的“马眼镜”了。也许那家伙同我长得很像，也躲在眼镜后面看人。

他是什么人？我需要去想他吗？从女人们的笑脸来看，今天的吃和住是不成问题了，谢天谢地。当一个什么姓马的也不坏。回答关于一个还是两个的问题，让女人们惊讶或惋惜一阵，不费气力。

梁家畲来的大嫂端来一个茶盘，四大碗油茶，我后来知道，这是取四季平安的意思。碗边黑黑的，令我不敢把嘴沾上去，不过茶倒香，有油炒芝麻和糯米的气味。她把地下两件娃崽的脏衣捡起来，丢进木盆，端到里屋去了，于是一句话被分切成两截：“老久没有听到你的音信，听水根夫子话……（半晌才从里屋出来）你一回去，就坐了大牢？”

我吃了一惊，差点让油茶烫了手。“没有，什么大牢？”

“背时的水根，打鬼讲！害得吾家公公还吓心吓胆，为你烧了好多香。”她捂嘴笑起来，“哎哟，要死了。”

妇女们都笑起来。有一嘴黄牙还补充：“还到杨公岭求了菩萨呢。”

真是晦气，扯上了香火菩萨。也许那个姓马的真的撞了什么黑，有牢狱之灾，而我代替他在这里喝油茶，在这里蠢笑。

大嫂又端上了第二碗茶，一只手照例横搭在端茶这只手的腕子上，大概是一种礼节。而我第一碗还没有喝完，水干了，芝麻和糯米却没有滑到碗边来，不知用什么办法才能斯文体面地吃上。“他老是挂牵你，说你仁义，有天良。你那件袄子，他穿了好几个冬天。他放了，我就把它改了条棉裤，满崽又穿……”

我想谈谈天气。

屋里突然暗了下来，回头一看，一个黑影几乎遮挡了整个门。看得出是男的，赤着上身，隆起的肌肉没有曲线，有棱有角像一块块岩石。手里提着一个什么东西，从那剪影来看，是个牛头。黑影向我笼罩过来了，没容我看清面孔，哧地一下丢掉了手里的东西，两只大掌捉住了我的手铐起来。“是马同志啊，哎哟哟，啊呀呀……”

我又不是一条毛虫，惊恐什么呢？

当他转到火塘边，侧面被镀上了一层光亮，我这才看清是一张笑脸，有黑洞洞的大嘴巴，两臂上都刺了些青色的花纹。

“马同志，何时来的？”

我想说我根本不姓马，姓黄，叫黄治先，也不是深沉而豪迈地来寻访旧地的。

“还识（认？记？）得吾吧？你走的那年，还在螺丝岭修公路，吾叫艾八呵。”

“艾八，识的识的。”回答得很卑鄙，“你那时候当队长。”

“不是队长，吾记工。你嫂子，还识不识哟？”

“识的识的，她最会打油茶。”

“吾同你去赶过肉的，识不识得？（赶肉，是否就是找猪？）那次吾要安山神，你话（说？），那是迷信。收末还不是，你碰上牧麻草，染了一身毒疮。那回你还碰了只麂子，从你胯下过，没叉着……”

“嗯嗯，没叉着，就差一点点。我眼睛不好。”

黑洞洞的大嘴巴哈哈笑起来。女人们慢慢起了身，摇晃着宽大的臀部，出门去了。自称艾八的男人搬出一个葫芦，向我大碗大碗敬酒。酒很浑浊，有甜味，也有辣味和苦味，据说浸过什么草药和虎骨。他不抽我的纸烟，用报纸卷喇叭筒，吸一口，烟纸烧起了明火。他不急，甚至看也不看一眼，待我急了好一阵，才从从容容一口气把明火荡灭，烟还是好好的。

“如今酒肉尽你吃，过年，家家都宰了牛。”他抹着嘴巴，“那年学大寨，谁都没得禄。你晓得的。”

“是没得禄。”我想谈谈大好形势。

“你视见德龙哥了吗？他当了乡长，昨日到捉妹桥栽树去了，兴许回来，兴许不回来，兴许又会回的。”他谈起一些令我糊涂的人和事：某某做了新屋，丈六高；某某也做了新屋，丈八高；某某也要做屋了，丈六高；某某正在打地基，兴许是丈六也兴许是丈八。我紧张地听着，捕捉这些话后面的各种脉络。我发现这里的话有些怪，看成了“视”，安静成了“净办”。还有一个个“集”，是起的意思？还是站立的意思？

我有点醺醺然了，对丈六或丈八胡乱地表示着高兴。

“你这个人过得旧，还进山来视一视。”他又把烟纸吸出了浅浅的明火，又让我暗暗急了两秒钟。“你当民师那阵发的书，吾还存着哩。”他咚咚地上楼，好半天才头顶几丝蜘蛛网下来，拍着几页黄黄的纸。这是几页油印的小书，大概是识字课本，已经撕去封面了，散发出霉气和桐油气。上面好像有什么夜校歌谣、农用

杂字、辛亥革命，还有马克思论农民运动及什么地图，印得很粗糙，一个个字大得很，还有油墨团子。我觉得这些字我也能写出来，没什么稀奇的。

“你那时也遭孽，饿得脸上只剩一双眼睛，还来讲书。”

“没什么，没什么。”

“腊月大雪天，好冷啊。”

“好冷的，鼻子都差点冻落。”

“还要开田，打起松明子出工。”

“嗯啦，松明子。”

他突然神秘起来，颧骨上那一小块光亮，几颗酒刺，朝我逼近了。“吾想打听件事，阳矮子是不是你杀的？”

什么阳矮子？我头盖骨乍地一紧，口腔也僵硬了，连连摇头。我压根儿不姓马，也没见过什么阳矮子，怎么刑事案都往我身上扯？

“都话是你杀的。那家伙是条两头蛇，该杀！”他愤怒着，见我否认，似乎有点怀疑，又有点遗憾。

“还有酒没有？”我岔开话题。

“有的有的，尽你的量。”

“这里有蚊子。”

“蚊子欺生，要不要烧把草？”

草烧起来了。又有一批批的人来看我，拐进门来，照例问起身体可好和府上可安一类。男人们接过我的纸烟，噙噙地抽得很响，靠门或靠墙坐下，眯眯笑，不多言语。听他们自己偶尔说上一两句，有的说我胖了，有的说我瘦了；有的说我老多了，有的说我还很“少颜”，当然是由于城里的油水厚。直待烟烧完，他们又笑一笑，说是去倒树或下牛粪。有几个娃崽跑过来，把我的眼镜片考察了片刻，然后紧张得兴高采烈，恐惧得有滋有味，“里面有

鬼崽！有鬼崽！”一边宣告一边四下奔逃。一位姑娘，总是咬着一根草站在门边，痴痴地望着我，还好像亮晶晶地旋着泪花，不知是什么意思。弄得我很不自在，只好正经地总不时地盯住艾八。

这类事我已经碰得多了，刚才去看他们种的鸦片，路上碰到一位中年妇人，她一见我就显得恐惧，脸像一盏灯突然黯淡，赶紧拔着鞋后跟，低头择路而去。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艾八说我还应该去看看三阿公——其实三阿公已经不在，说是不久前被蛇咬死了，只是在人们的谈论中，还留下一个名字。在砖窑那边，还有他一栋孤零零的小屋。已有一半倾斜，眼看就要倒塌。两棵大桐树下，青草蓬蓬勃勃地生长，有腰深，已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阴险地漫上了台阶，摇着尖舌般的草叶，像要吞灭小屋，像要吞灭一个家族的最后几根残骨。挂了锁的木门，已被虫蛀出了密密的黑洞。我不知道主人在的时候，房屋是否会破败得这么厉害。难道人是房屋的灵魂，灵魂飞去，躯壳就会腐朽得这么迅速吗？草丛里倒栽着一盏锈马灯，上面有几点白白的鸟粪。还有一个破了的瓦坛子，你一碰，坛子里就嗡地一下涌出很多蚊子。艾八说这瓦坛总是浸酸菜，当年我经常到三阿公家里来吃酸黄瓜的。（是吗？）墙上灰壳驳落，隐隐约约有几个油漆字，仅笔触的边沿还未完全褪色：“放眼世界……”艾八说那还是我写的。（是吗？）艾八扯了一把车前草，又打望树上的鸟窝。我则朝窗里瞥了一眼，见屋角有半筐石灰，还有一个大圆盘，细看，发现是铁杠铃，锈得不成样子了——我感到惊异，这种罕见的体育用品，怎么会出现深山里？怎么运到这里来的？

大概不用问，也是我送给三阿公的，是吗？我把它送给三阿公去打锄头或耙头，而他终究还是没有打。是吗？

有人在坡上唤牛：“呜呜——呜呜——”于是对面的林子里有隐隐的牛铃声。这里唤牛的方式比较奇特，像喊妈妈，喊得很